

## 灯熄处,文明未眠

■黎江毅

当博物馆最后一盏感应灯在身后熄灭,热闹逐渐退去,玻璃展柜里的青铜器、陶俑、书画仿佛在阴影中褪去了被凝视的拘谨,沉入更深的黑夜。在我们转身离去的瞬间,那些静默的展品、流淌的历史,会以怎样的话语与我们作别?此刻,博物馆的结束语,正诉说着文明传承的永恒命题。

在秦岭脚下的陕西考古博物馆,一句“让过去拥有未来”不仅是结束语,更是文明传承的生动注脚。这里,斑驳的青铜小罐、褪色的二十八星宿图,通过科学的考古发掘与创新的展陈方式,使尘封的历史重新焕发生机,让古老文明跨越时空,为未来留下永恒的精神火种。“敦,大也。煌,盛也。”敦煌研究院陈列中心是守护千年丝路文明的重要殿堂,这里不仅陈列着莫高窟的精美复制壁画、彩塑,还呈现了保护工作者如何与时间赛跑,用科技与匠心对抗风沙侵蚀、颜料老化等难题,让参观者沉浸式感受敦煌艺术的瑰丽。正如结束语写的那样:“历史是脆弱的,因为她被写在了纸上,画在了墙上;历史又是坚强的,因为总有一批人愿意守护历史的真实。”它提醒我们只有采取科学严谨的文物保护措施,才能让敦煌艺术跨越时空,持续绽放光彩。三星堆博物馆宛如一座连

接远古与未来的星际驿站,充满超乎想象的科幻质感。青铜纵目面具夸张的眼球、高耸的双耳,恍若外星文明的“信号接收器”;青铜神树分三层九枝,枝上栖息神鸟,底座盘踞飞龙,仿佛直通天界的“宇宙电梯”。三星堆博物馆结束语写的是:“铜鸟一觉醒来,时间已经飞行了三千年,太阳还是那个太阳。”用诗意语言表达文明跨越时空的永恒感,参观者仿若踏入时空交错的科幻片场,与古蜀先民展开一场跨越时空的星际对话。与三星堆博物馆遥相呼应的是上海自然博物馆,一句“假如宇宙是答案,那什么是问题”召唤着每一位探索者叩问生命的起源,追寻自然的终极答案。搭乘通往地球秘境的时光舱,开启自然奇境的无尽探索之旅。

博物馆不仅展示自然之美,还通过科普教育,传递可持续发展理念。成都自然博物馆的结束语写着:“人类无法孤独地行走于天地之间。世界去向何方,取决于我们如何与生命相处。”在这里,每一件展品都在讲述生命的故事,呼吁人们守护地球家园,与自然和谐共生。

当我走出博物馆的大门,夕阳正将影子拉得很长。在这个告别的时刻,我突然觉得,博物馆的结束语不是终点,而是新的开始。它提醒我们,每一件展品都是一个故事的起点,而我们,是故事的续写者。在时间的褶皱里,我们都是未完成的展品,等待着被赋予新的意义,等待着与未来文明的目光相遇。



## 鸵鸟欢喜

■罗海亮

闲暇时,我总喜欢往乡村农庄跑。

风,裹着湿润的泥土气息不断涌进车里,农田渐渐多了起来。一个三面环山的农庄映入眼帘。农庄的地理位置比较偏,休闲和娱乐的地方是几栋民房拼凑起来的,高矮不一,却互相掩映,功能俱全。白墙在翠绿和浅绿里若隐若现,宽广的湖水紧依在农庄脚下,三两白鹭忽而栖息在枝头,忽而停立在湖边,宁静而惬意。一个白瓷砖砌成的鱼池浅卧在屋前,几十尾鲫鱼清晰可数,或自由游动,或一动不动地潜伏在池底,或相互嬉戏追逐。一道高高的栅栏硬生生地把鱼池和圈养的动物分开,一只体型硕大的鸵鸟粗犷地立在栅栏边,斜着脑袋满心欢喜地观望着。见我走近,它又悄悄地往回走,还不时回头打量,没有敌意,却显得有些畏惧。那回眸的眼神,充满了无辜,跟我小时候追赶着那些猫狗鸡鸭满地跑时一个模样。

我循着儿时的气息,情不自禁地走近它,与记忆再次融汇。我听到湖水拍打堤岸的声音,此起彼伏的虫鸣和鸟啼声。我看见父亲在田里忙碌,我闻见从灶屋飘来的饭香。此刻,我倚在栅栏上,在熟悉的味道里徜徉。

鸵鸟清晰的脚步声,像驰骋在沙漠上的马达,叩打着我的心弦,我禁不住细细打量起这只鸵鸟来。

这是一只灰褐色的鸵鸟,脚爪纤细,算不上亭亭玉立,它静静地伫立在栅栏里,我仰视着它。它小小的脑袋甚是灵活,脖子细长,一张短而扁平的三角形的嘴,上嘴沾黄色,下嘴粉红色,锐利的眼睛在很粗的黑色睫毛掩盖下,滴溜溜地转动。它有时用空巢老人般的眼神与我对视,眼睛里充满了依恋。有时它又迈着步伐,沿着栅栏胡乱走动,或快或慢,似跳跃,似腾空,哒哒的脚步没有节奏地敲打着地面,狂躁的青春气息扑面而来。你来了多久?多大了?你正单身吧?我禁不住问自己,又像是问鸵鸟。鸵鸟忽然叫了一声,像是回应我。在圈养生活里,鸵鸟是否会和我一样,不经意间追怀曾经的过去?

栅栏顶上有两根横杆,那是鸵鸟抬头就可以触及的地方。鸵鸟脚下的两只火鸡专心觅食,鸵鸟视而不见,隔壁的兔子波澜不惊。相处久了,没了新鲜感,或是已习惯了吧。

阳光下,池中的一尾调皮的鲫鱼跃出水面,惊起的水纹将池里的倒影揉皱,碎成满池荡漾的波光,又将纤细的影子拼凑成一个我,一个它。我动一下,鸵鸟动一下,影子欢喜地在水面上扭动,一些不可愈合和重叠的

裂缝在这里融合,鱼儿徜徉在影子里。火鸡在觅食,孔雀在开屏,鸵鸟信步走在光阴里,远近的墨绿和浅绿在阳光下私语。原来有些美好,不需要刻意经营,无声的陪伴,已是满心欢喜。

我拨弄着从山上拔来的鸡婆笋,借着栅栏的保护,小心翼翼又装模作样的样子,手持笋叶向着鸵鸟的嘴巴送去,当鸵鸟伸着小脑袋触及我的手时,我心生欢喜,鸵鸟也甚是欢喜,愉快地叼走笋叶后又快速地放在地面上,我再次伸出的手潜意识地退却缩回。我不由得暗自嘲笑自己,在栅栏的隔断下,我连这样的机会都不懂得掌握,遇见欢喜,又能怎么样呢?

木质栅栏是格子状的,通透却隔开了鸵鸟和我。鸵鸟在栅栏里来回走动,我在栅栏外脚步轻移,鱼池里的影子便在细细的涟漪上起起伏伏。鸵鸟和我都来自他乡,又在这个农庄里偶遇,平凡、孤独,又自我成长。如今入乡随俗,渐渐习惯。生活教会了我们许多,比如放下从前,活在当下,平平淡淡认认真真才是真。

傍晚,我开车返城,山风匆匆吹过我的衣襟,我什么都没有带走,如同我什么都没有留下,能够让我感知的,只剩下鸵鸟欢喜的样子。

## 夏食叶

■郭华悦

一株植物,不同部位,于四季轮回中,在人的舌尖上盘旋。

初春食苗。春风的手拂过大地,乍暖还寒时,一株株绿苗破土而出。在坚硬的土地下,韬光养晦了一冬,攒足了养分,当春风开始让泥土变得松软时,绿意便悄然钻出了大地。此时的绿苗,柔韧有余,烹煮入肚,肚中仿佛便装进了春天,暖意浓浓。

暮春食花。一株植物,过了初春,披上了绿装。不多时,嫩叶之间,隐隐有了花蕾。暮春初夏,花蕾绽放。一朵朵花,在有心人眼里,不仅仅是风景,也可以是调剂生活的佳肴。以花入馐,自古有之。可见,风雅之事,古今皆然。

这样的花,到了秋天,就成了果实。秋食果实,亦是乐事。沉甸甸的果实,压弯了枝头。人从树下过,闻到的不仅有果实的清香,还有汗水的味道。一颗颗果实,都是挥洒汗水换来的。秋日食果,品的不仅是美味,还有辛劳。

过了秋天,一株迈进冬天的植物,还能剩下些什么?

还有根。冬食根,这对老一辈的人来说,不算什么稀罕事儿。在艰难的年代,人们想尽了一切办法,用来填饱肚子。一株植物,到了冬天,枝叶落尽。但还有潜藏在大地里的根部,供人们取食。烹煮得宜的话,看似枯竭的根,也能有佳肴之味。

夏天呢,又该品尝什么?

夏食叶。夏日里的植物,蓬勃待发,郁郁葱葱。最先映入眼帘的,是片片绿意,如绿云一般,浮在上空。夏日里,各种野菜羹汤,少不了叶片的点缀。一道简简单单的豆腐羹汤,撒上些叶片,顿时能让人舌尖生香。

夏日食叶,在困苦年代里,是不得已。一大片岁月酿成的植被,可以被一个小村子的人啃食得近乎荒芜。可在丰衣足食的如今,却成了风雅。饱受油腻之苦的肠胃,一接近青绿的叶片,便有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心。叶入腹,心中顿生清爽。

一株植物的四季,与舌尖为伴,亦是美事。



投稿邮箱:dnzbgfzc@qzwb.com  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